

B
1928



尤·勃羅箕茨卡雅，伊·高洛凡合著
培 己 譯

友誼的力量

童 聯 書 店 發 行

友誼的力量

尤·勃羅塞茨卡雅合著
伊·高培己譯

啓明書局出版

Ю. БРОДИЦКАЯ, И. ГОЛОВАНЬ

СИЛА ДРУЖНЫХ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2

友 誼 的 力 量

定價 8000 元

原 著 者	尤·勃羅箕茨卡雅 伊·高 洛 凡
翻 譯 者	培 己
出 版 者	啓 明 書 局
	上海 福州路 328 號
發 行 者	童 聯 書 店
	上海 天津路 19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六八號

1953 年 12 月初版 (編號 683)

1953 年 12 月出版 初版 0001—5000

小序

在少年先鋒隊的中隊和大隊裏，每天都發生許多很有趣而值得學習的事。

這本書裏面講述了少先隊組織的工作經驗中的一些事件。這些事實不是虛構的；它們是從列寧格勒和省立各學校的少先隊中隊與大隊的生活中取材的。

書裏的人物祇是改換了名字。

目 錄

英雄的名字	一
友愛的中隊	三八
關心的手	七五
一個中隊的少年自然科學家	九〇
集體的力量	一二〇
爲了親愛的集體農莊	一五二

英雄的名字

—

女教師在上第一課的時候，把改過的練習簿發還給男孩子們，在那些簿子裏批着很多不好的分數。特別使米嘉感到難過的是廖尼亞·彼得羅夫得到的那個兩分（同學們把這個彼得羅夫叫做彼得羅夫第二，因為班上還有一個瓦列利克·彼得羅夫）。原來在不久之前，米嘉是在中隊會上，答應負責幫助彼得羅夫第二學習語文的。有兩次他們在放學



以後真的碰了頭，一起準備了功課。但是第三個晚上，米嘉就沒有能夠在約定的時間裏在廖尼亞家裏找到廖尼亞，後來米嘉自己也有了其他的事情，分掉了他的注意力。

兩次——這當然還不是幫助。而且如果中隊主席自己是這樣來遵守諾言的話……米嘉的面頰和耳朵發燒了，他覺得維娜在還給廖尼亞那本批了兩分的練習簿的時候，曾凝視他——凝視米嘉這一面。

在課間休息的時候，八年級學生奧列格到教室裏來了，他是四年級丙班的中隊輔導員。星期日將要召開少年先鋒隊的大隊會。因此，米嘉需要和奧列格以及維娜談談隊會的某些詳細情形，但是正好在這個時候女教師被匆忙地喊到校長那裏去了。

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事件：

費佳第一堂沒有來上課，剛剛才到學校裏來。他在路上吵了一架，打破了傳達室的玻璃。米嘉聽到了這件事情以後非常苦惱。奧列格和米嘉一樣，現在非常想要四年級丙班的中隊裏一切都搞得很好，因此同情地看了看那個矮小的皺着眉頭的中隊委員主席……

學校校長吉洪在辦公室裏大踏步地來回走着，費佳立在門檻跟前。這個男孩子憂鬱地沉默不響，低垂着頭凝視着自己的皮鞋尖。維娜照自己和費佳的關係上的經驗看來，知道他能夠這樣沉默得很久，而且柔和規勸的話跟嚴厲的訓誡一樣，都對他不能發生什麼印象。

……這個費佳真是個奇怪的男孩子。也許他是維娜這一班三十六個孩子裏面最難弄的一個男學生。他高高的身材，又強壯、又靈活，有一副活潑的藍色眼睛和快樂的微笑，在開始可以使得任何人都造成最好的印象。然而費佳學習得不好，對待同學很粗暴，他的淘氣，和大多數跟他同年的學生底淘氣比起來，遠沒有那樣幼稚和天真。

校長說：「怎麼辦哪，費佳，我們得慎重地考慮你是不是能夠繼續在我們學校裏學習了。你顯然是不願意改好……」

費佳始終用那個姿勢站着。後來很快地咕噥着說：

「我再也不啦……」

這個「我再也不啦……」維娜已經從他那裏聽到過好多次了！

4

校長簡短地說：

「你轉告你母親，我明天等着她。去罷。」

費佳走到門外去了。吉洪在辦公室裏，從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又來回地踱了兩次，然後坐在女教師對面的沙發椅子上去。

「維娜，咱們談談……」

在過道裏走來走去的米嘉和奧列格，也在談論着費佳。

奧列格問：「你以為他星期日會去開會嗎？」

米嘉愁眉不展地回答說：「誰知道他，也許不會去的。可是如果去呢……」

「什麼，——如果去的話？」

「是的，奧列格，你懂嗎，他根本是個……」

奧列格嘆了一口氣。做爲輔導員的他，應該馬上解釋給米嘉聽，不管費佳是不行的。儘管他不是個先少隊員，中隊對於他的品行反正要負責任。但是奧列格心裏是同意米嘉的，這個長着明亮眼睛和有着蠻橫笑容的

費佳，真是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男孩子。要用什麼方法以及怎樣才能夠影響他，實在很難說。

奧列格說：「你今天可以對同學們提起開會的事。重複地告訴他們說，不但邀請少先隊員，並且還邀請所有的學生。」



他伸出手來整理了米嘉歪到旁邊去了的少先隊領巾。這個中隊主席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小夥子啊！在班上，他的身材比所有的人都矮，圓圓的面孔，兩頰常常發紅，淡色的頭髮像冠毛似地豎在頭頂上。看樣子簡直是個小娃娃，可是他在同學那裏具有多麼大的威信啊！他們相信他，聽從他，最後，簡直是熱愛着他。他自己爲了四年級丙班的榮譽，就像一座山似地屹立在那裏，對於每個少先隊員的成功和失敗，就像對待自己的成功和失敗那樣地親身體驗着。

鈴聲響了，奧列格趕回自己的三層樓上去，米嘉就回到自己的教室裏來。他在門口撞上了彼得羅夫第二，就用不容許提出反對意見的聲音對他說：

「你今天六點半鐘來。咱們一起讀語文……」

一年以前，全班祇有彼得羅夫第二和費佳沒有加入少先隊組織：因為他們倆學習得不好，品行不好。在所有的孩子都打着少先隊領巾第一次到學校裏去的那一天，彼得羅夫一聲不響地坐着，違反慣例地沒有淘氣，用寂寞的眼睛看着同學們。後來他告訴維娜，說他一定改掉他的兩分，並且再也不淘氣了。費佳卻聲明他根本不想做少先隊員。他是真的這樣想呢，還是因為他明白反正不會收他，所以故意裝勇敢呢，這一點米嘉並不知道。但是他很想讓費佳星期日去參加大隊的隊會……

這個隊會應該成爲一個特別的隊會。它是紀念砲兵節的隊會，而且決定是在砲兵博物館裏召開。然而主要的甚至於還不在這裏。主要的在於孩子們不久之前才知道，第二次大戰前，曾經有一個青年在他們學校讀書，這個青年因爲在戰鬥中立了功，所以死後追贈了蘇聯英雄的稱號。他的機關槍保存在砲兵博物館裏面。關於這個青年（他名叫伊果利·格拉道夫）最近一個時期在學校裏談論得很多。在十年級教室裏掛着他的照片，放着一張課桌，人們都把它叫做格拉道夫課桌。大隊委員會決定用格拉道夫的

名字給最好的。一個少先隊中隊命名。如果四年級丙班的中隊爭得了擁有英雄的名字的權利，那該有多麼好啊！——這種思想從一開始就使米嘉心嚮神往。但是爲了達到這一點，必須成爲好的之中最好的，然而最近班上的工作卻進行得並不出色，廖尼亞還有兩分，費佳的事情也……

維娜走進了教室。米嘉恐慌地看了看她，心想她大概是在生氣。但是維娜看樣子還跟平常一樣，她頭髮蒼白，梳着華美的大髮髻式，眼睛深黑而嚴厲，左面嘴角上有一顆痣，由於那顆痣，總好像維娜忍着一種微笑。

上口算課了。這些課在四年級丙班上得總是很活潑，所有的學生都愛這門功課，甚至於那些口算得不大好的學生也愛它。而且每個男孩子的性格，在這門功課上顯露得多麼突出啊！在中間一行的第三張座位上，坐着拉布斯卡——他是個沒有耐心的、又性急又直爽的男孩子。他每一次都是在女教師還沒有來得及說完一句話之前，就匆忙地舉起手來。他口算得很好，但是有時候因爲性急，把手向上伸出，來不及做出應有的計算。沙沙



就完全不同——他是個面部寬寬的、矮矮胖胖的小夥子，眉毛很濃幾乎是白顏色。他口算很少錯誤，不過經常總在檢查和再檢查自己。沙沙舉手的時候不慌不忙，但是永遠都非常有把握。矮小的、黑眼睛的左林時常弄錯答題，然而當他都計算清楚的時候，不是一隻手而是兩隻手全飛昇到頭頂上去。有時候他甚至於跳了起來。

男孩子們在上口算課時，都在窺伺女教師的眼光，努力使她注意自己。但是相反地有些人卻把頭縮到了肩膀裏去，企圖在這個時候儘可能地不被人注意……例如達尼亞——他永遠都是不信任自己的。利亞布茨夫和彼得羅夫第二都躲藏起來，因為他們在這門功課上偷懶。費佳既不熱心也不躲避，他一個人坐在座位上，他的樣子跟平時一樣，精神散漫漠不關心

……

維娜喊他：「費佳，你的答案是怎麼樣的啊？」

費佳不慌不忙地站了起來，一聲不響地用他那明亮的藍色眼睛望着女

教師。課桌後面坐着格魯吉諾夫兩弟兄的地方，傳來了低微的聲音：

「一百二十……」

費佳平靜地、甚至於愉快地重複着說：「一百二十……」

教室裏的人笑了起來，但是在維娜發怒的目光下，又馬上寂靜下去。

孩子們對待費佳建立了一種奇怪的態度：大家都公開地不愛他，但是很少和他吵架，例如，比起和那個好鬧的莽漢彼得羅夫吵架的次數來，要少得多。費佳一個人坐一張課桌椅的事情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實際上也未必有誰願意和他一起坐。大概祇有米嘉……維娜看了看米嘉。他就像平時一樣，一切都表現在那張圓圓的粉紅色的臉上——他的一切希望，憂慮，懷疑……維娜好容易才抑制了微笑。她想起了和校長的談話……是的，如果她能夠把這些孩子變成她的積極助手，但是費佳的態度是保持不了很久的……

下課之後，米嘉對全班提起了關於隊會的事情。他說：「整十點鐘在學校的傳達室裏集合，大家一起到博物館去。」

他看了看費佳以後，又補充說：「邀請所有的同學們。」

費佳動都沒有動一動，可是彼得羅夫第二卻從後面的課桌那裏答應了一聲：「這才好哇！」

二

大隊是排了隊走進博物館去的。孩子們整齊一致地跨着步子——大家的情緒都很高，都很莊重。在博物館裏開的會，本身就很有趣味，但是，當然，使大家感到最有興趣的還是伊果利·格拉道夫的機關槍。他們的伊果利·格拉道夫！大概在大隊裏找不出一個在最近幾星期以來、沒有向自己家人講述過格拉道夫的少先隊員，找不出一個不想把英雄的名字給自己中隊命名的少先隊員！

他們靜悄悄地慢慢地走進博物館的大廳，沒有通常的喧嘩和擠撞，規矩矩地排列在一挺機關槍旁邊，那挺機關槍上釘着一塊黃色的小木板，板上寫着：

「這是蘇聯英雄伊·格拉道夫少尉高射機關槍排的 Д Т К 機關槍，格拉道夫少尉參加過列寧格勒戰線上的戰鬥。」



機關槍旁邊的玻璃匣子裏，放着「T—T」牌手槍和灑上了血的軍官證。一雙年青而明亮眼睛，從照片上直接而快樂地看着孩子們。

一個穿着砲兵上尉制服的瘦瘦的軍人，低聲地說着話，但是幾百個男孩子在聽他敘述的時候是那樣地緊張，那樣地寂靜，甚至於連他的每一個字都沒有放過去。

「伊果利·格拉道夫
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在列寧

格勒前線永誌不忘的進攻戰鬪中陣亡的。他在戰死不久之前，曾給他父親寫信說：「終於開始了熱烈的、也是最快樂的日子。我們幾乎沒有時間睡覺、沒有時間休息了——我們在跟踪、追擊、痛殲敵人。」

……維娜站在一旁，早就在用目光找尋自己的四年級丙班的孩子們了。他們站在離開格拉道夫的機關槍非常近的地方，矮小的米嘉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瞧着正在講話的上尉。

「伊果利·格拉道夫的那一排，擊退了企圖在金吉謝卜附近重新奪取一座小高地的德軍的反攻以後，又英勇地戰鬪了好幾個小時。高射機關槍轉向着地面上的敵人。伊果利負傷四次，但是他還繼續指揮着。當最後的一個戰士陣亡之後，排長自己就向機關槍以下。後來子彈用完了——伊果利就用手槍百發百中地射擊已經迫近的希特勒匪軍。他是最後陣亡的，他完成了自己軍人天職以後，英雄地陣亡了……」

上尉講得扼要而不冗長，但是維娜從她非常熟悉的那些男孩子的臉上，看出他們非常神往和激動。他們不但爲伊果利的戰蹟所激動，還被和這個英雄有某些接近的感覺所激動，被他在他們今天學習的那個學校裏學